

被时代的伪幸福

Beishidai
de Weixingfu

伪幸福是一种矛盾的极致分裂。
当人们感到十分幸福时，
基本不会提起“幸福”二字；
而当幸福成为热谈之词时，
一定是感到太多痛苦。



妩冰

著

一本让所有人都警醒的幸福“傀儡”录
一场婚姻与“幸福”的终极巅峰对决
继《拼婚》之后

沦为“被时代”囚徒，破解“伪幸福”困局

I want a family

沈阳出版社



被时代的伪幸福

Beishidai
de Weixingfu

妩冰 著

wubing works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被时代的伪幸福 / 妩冰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41-4327-1

I. ①被… II. ①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3455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9

字 数: 3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0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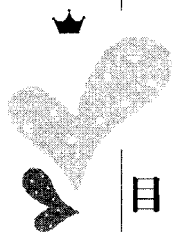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责任校对: 佟 晓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327-1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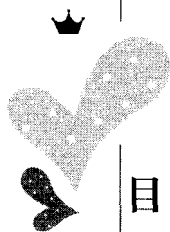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 Chapter 01
谁是狐狸精 1
- Chapter 02
后院起火,丈夫“偷情” 11
- Chapter 03
永远都见不得人的关系 23
- Chapter 04
雾里看花,孰善孰恶 31
- Chapter 05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44
- Chapter 06
无时不在的捉奸 57
- Chapter 07
同居的未必是两口子 73
- Chapter 08
女人天生就不能比男人强 92
- Chapter 09
生活就是不停猜忌然后再遭人安抚 104
- Chapter 10
离开是想要被挽留 118

Chapter 11	
非典型性夫妻缠绵	137
Chapter 12	
离婚进行曲	155
Chapter 13	
婚姻如碎瓷,碎了的话还有 502 胶	169
Chapter 14	
爱情是分先后的命中注定	187
Chapter 15	
越想忘记,越证明已留在心里	202
Chapter 16	
那一个男人,如降神祇	217
Chapter 17	
有时候,理智会与感情背道而驰	231
Chapter 18	
房子与车子的距离	246
Chapter 19	
早晚会有事情败露的那天	260
Chapter 20	
他人的华丽,未必是我的幸福	277
Chapter 21	
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289



CONTENTS

目 录

谁是狐狸精

对于喻言来说，最近上班，是丝毫感觉不到枯燥的。

因为，已经连续两天，都会有大戏看。

她以为今天某些人总该演累了，毕竟前几天那么卖力，也好消停一下。可没想到，今天的戏竟尤其过瘾，除了上演前几天的悲诉和低泣，今天的季佳恒还添加了恶毒诅咒的环节。喻言看了看表，从她七点四十分进入办公室，原本这属于前日工作整理汇报的二十五分钟，完全被她改造成了咒骂环节，不仅语调步步渐升而且高亢，更难得的是，骂了这么久，连用词都没有重复过。

新浪的新闻看了，腾讯的八卦也看了，甚至连网易的论坛都逛了一遍，可办公室外的季佳恒还是唾沫横飞，没有停留下来的迹象。

喻言唇角挤出一抹几不可见的微笑。

她喝了口水，继续悠闲地搜集着网络新闻，仿佛外面声讨的人不是她，直

到耳边响起脚步声，抬眸一看，助理卫陌然大概是听不下去了，正想关门。

喻言叫：“哎，别关。”

“啊？”

“我是说，别关。”喻言笑容加深，“就让她开着，你可以再把它开大点。”

“……”卫陌然犹豫，“那我让保安把她赶出去？”

“请什么保安呀，就让她在那儿坐着，空调温度给调合适，茶水也送好。”

喻言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电脑，“说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容易对不对？”

这算是什么心态？闻言，卫陌然完全呆在那里。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前天是十点半散的场，昨天稍微早一些，好像是十点零五分。喻言瞥了一眼表，现在是九点二十五分，按照这规律推算，再怎么坚持，这季佳恒也要快散场了吧？

喻言觉得自己都可以开拓第二职业当神算子了，没过一会儿，耳边便响起尖利的高跟鞋声音，墙壁上的时钟显示，九点五十分。季佳恒成功退场。

第四天，季佳恒果真没来，第五天，也没有。

但是，这样惬意的情况没存续多久，坏消息突如其来。上班之后，喻言刚摊开资料看了两分钟，敲门声便响起来。她的门是磨砂玻璃的，纵使所看之处皆是模糊，但是也能大致看出来那个轮廓：是A组策划主管——席淼。

她对这个人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印入到眸子里，即使不看她的样子，仅从那七公分高跟鞋踩踏的独特声响，便能知道是她。

事情是这样，最熟悉最了解的，未必是至亲。还有一种人，更需要花费气力去研究她的对策。

想到这里，喻言微微吸气，走到门口已经满脸笑意，“席主管，您来……”

话没说完，席淼便笑的明艳靓丽，“喻策划。”她用她那长达三公分的指甲指指总经理秦韶的办公室，“秦总有请。”

向来便知道报应来得快，何况这个报应距离她想的已经晚来了一天。按照她的想法，在两天前秦韶回到上海的时候，便应该召她问讯。

去秦韶办公室前喻言看了看日历，距离那个红色的日子，正好还有十一天。

秦韶是地道的上海人，与很多继承家业的富几代不同，据说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典型代表，当然，再白手起家，如今也是在别人手下干活。不过他身上真的有一种成功人士的气质——拼命吃苦，很多时候，具有剥削的资本家风范，压榨起员工来狠厉而毫无人道。

当然，很多人愿意承受他这样的折磨，尤其是喻言，因为对她来说，他给的薪水算是比较丰厚的。

“喻言。”秦韶看了她两秒，随即用带有很严重上海味的普通话训示：“我以为你会来解释。”

“秦总。”喻言假装听不懂，“您让我解释什么啊？”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别装蒜，你应该知道我说的什么事情。”

“哦，是那个啊。”喻言眼睛一眨，仿若恍然大悟，“秦总，我不是想向您隐瞒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有些事儿是没必要说。”

“是，这几天，确实有个叫季佳恒的女人来找我，说我抢了他老公，天天骂骂咧咧，嘴里没有一点好话。”她顿了一顿，“哦，对了，我查了查，才知道季佳恒的老公就是程泽敏，这个客户还是上次您指给我的。我除了给他做了两案子有些交情，其余真的一点儿关系没有。”

秦韶眯了眯眼睛，目光怀疑而考量。

“我想，反正这帽子已经扣了，我要是再和那人争辩，反倒会让人觉得我做贼心虚，强词夺理，便由着她说去。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喻言笑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觉得这句话是最大的实话。”

“就是这样？”

“要不，您还觉得会是哪样？”喻言微微苦笑，“您要是不信我，大可以去问其他同事。现在刚要竞聘，我忙得连恋爱都没机会谈，哪儿有工夫和有妇

之夫来往？再说，我要是想当二奶，大可以找个实力大的客户嘛，咱秦晋发展这么好，来往大客户又这么多，我朝哪个下手，不比现在这个强？”

显然这马屁拍得有些受用，秦韶“嗯”了一声。

“还有，秦总……”

新一番申诉的理由只吐出了四个字，耳边突然响起刺耳的手机铃声，将她吓了一跳，喻言低头一看，是陌生号码。她以为是客户，便向秦总做了个稍等的手势，转身去接。没想到刚公式化地说了句“哪位。”里面竟传来阴恻恻的声音：“你是不是喻言？”

她尚在迷茫，只是下意识点头，“对，我就是喻言。”

“那你认不认识叶柏城？”

意识刹那高度归位，喻言攥紧手机，“你什么意思？”

她自觉语气还算平静，没想到这样的态度居然像是引燃了对方女子的炸药桶，“姓喻的我告诉你。”尖利的声音高到距耳边五公分都清清楚楚，“你要是敢再沾我家叶柏城一下，我让你声名扫地，你别敬酒不吃……”

说到这里，事情明白了大半，喻言一怔，还没等她说完便挂断电话，因为扣得太慌牵动手机挂坠，引起噼里啪啦一阵乱响。

听到这个声音，她这才觉得自己的反应实在是太大，转身看向秦韶，只见他俯身看着身后的项目规划图，仿佛没有在听。喻言顿了一顿，再次抬眸已是温文笑容，“秦总……”

大概是上一番话说得太过正义凛然，据喻言分析，他眼里的最后一点怀疑好像都抹了去，“下去吧。”他看着她摆手，“好好做事。”

喻言点头，转身的刹那，稍稍松了口气。

看来，那一千多块钱花的，还不算冤枉。最近半年，她每半个月有大概一千块钱公关费用，不是什么行贿老总，而是在平日里，买些零食啊，买些饰品啊，与同事分享。

毕竟这是最基本的群众，风评都是由他们传到领导耳朵里，顺溜好他们，就是给自己铺平道路。

回到办公室，卫陌然见到她好模好样地回来，连忙抚上胸口做如释重负状，“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

“不然呢，你以为我会怎么样？”她笑，“被秦总腰斩，还是凌迟？”

卫陌然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因为没有经过社会太多浸染，以至于很多行为习惯看起来仍像是纯真的丫头，“我是真的为你担心。”她伸了伸舌头，“毕竟事儿闹得那么大。”

“那你以为呢？”喻言仍是笑，“你觉得我是下贱的狐狸精么？”

“当然不。”

“为什么不？”她看着她，“第一，我长得虽不算惊艳，但五官还能配得上‘端正’两个字吧，那个季佳恒的先生你见过，我配他还真不算亏了他。这第二，我平时难道不温柔不妖魅？我觉得我很有女人味儿啊。”

话说到这里，卫陌然已经乐不可支，“得了吧，你越这样说，就越不是。”

喻言笑。

“每一个小三，都觉得自己相当有理，她们的气焰要比太太们嚣张，因为她们觉得只有她们才是爱情的代言人，而那些夫人们都是门第观念压迫下的受害者。”卫陌然摇头晃脑，“小三们都会急于向太太们发征讨状，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端坐办公室，微笑任骂而无动于衷的。”

“话不能这么说。”喻言摇头，“也许我是做贼心虚，面对太太的讨伐，只能缩在壳里，不敢出战。”

“喻言姐你怎么不说你超凡脱俗？”卫陌然笑的直拍桌子，“你那样的姿态，哪儿是心虚怯场？分明就是大义凛然、乐观好戏的模样。”

“你懂得还挺多。”喻言表面瞥她，内心却如重石落地，连卫陌然这个丫头片子都这么想，看来这步棋，她是走对了。

这丫头有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她那样的姿态，就是大义凛然，乐观好戏的模样。

中国有个词叫“欲盖弥彰”，喻言一向觉得这是个精准到伟大的词汇。正如这个词描述的那样，有些事情，不仅越想遮掩越遮掩不住，反而分辨过度

还证实自己做贼心虚。

正如这件事情，如果她冲出去和季佳恒对面吵，局面会是怎么样？

她自认为自己各方面不输那个女人，论声音，她喻言可是小时候练过声乐，还是美声，不说 high C，起码正确的发音方法让她高喊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论骂人词汇量，她是文科出身，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用词犀利，因此骂人不吐脏话应该不在话下；再说，就算真打起来，她还占据主场优势呢，这是在自己公司，旁边有着这个城市最专业的保安，保安解决不了，马路对面还是公安局。对付这么一件小事，总不成问题吧？

可是那样直面对峙，结果会是什么呢？

她的胜利肯定毫无悬念，但是群众的舆论风向便会很成问题。他们会说：你看，喻言要是心里没鬼，她干吗反应那么强烈啊？他们还会说，你们想想，喻言关于恒泰的案子为什么能这么快谈下来，这里面没猫腻可能吗？他们或许还会在另一个角度考虑，怪不得喻言平日里总是没男朋友呢，原来是暗地里结了个相好，这才不会不饥渴呀。

对，就是这个缘由。

如果她直面去吵，身边人难免会想到这个层面。那么，她现在所争取的一切，必定会一朝崩溃。

不主动为自己辩解的可能性只能有二：第一，她是傻子，主动往自己脸上扣屎盆子；其二，她身正不怕影子斜，深信这事儿是冤假错案，或者……别有预谋。

她是这公司公认的最有潜力的策划师，智商问题肯定可以排除，至于这第二点……

想到这里，喻言不由皱起眉头。

实话实说，她是不愿意将这事儿定义为“别有预谋”的，但是这事儿发生的也太凑巧了吧——她刚和那个程泽敏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就能被定义为小三？她刚要把竞聘岗位目标递交上去，第二天就能出现个被人当众指骂的

效果？秦韶下午刚决定回来，那气焰嚣张的太太便无影无踪，接连数日也没能大骂上门？

眼前又浮现出席淼通知她去总经理办公室时的表情，那妖艳的瞳子微含笑意，任喻言努力告诉自己要豁达，也很难不将那样的表情定义为幸灾乐祸，用心险恶。

如果真是那样，她真不该庆幸自己是兵出险招，胜在智取，还是该庆幸自己有个太过急躁且没有智商的对手，所以才侥幸逃过一劫？

其实不是对自己太有自信，其实从秦韶喊她进办公室的时间来看，喻言已经有了几分把握。

身旁的卫陌然还沉浸在对她的讨论中，仍是一副兴致高昂的样子，“对了，喻言姐，我怎么觉得你很高兴？”

确实心情不错，喻言突然有了兴致，“猜猜，有什么理由？”

“小三事件有惊无险？”

“那是料定的事情。”喻言摇头，微微一笑之后，突然起身拉开窗帘，“看过天气预报没有，已经下了两天的雨，接下来还会有至少三天的雨期。大学期间修没修过常规心理学？在雨季，由于阴天光线过暗，人的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分泌浓度都会跟着降低，而这些正是主导我们情绪的重要因素，所以人们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意志力薄弱，平时不容易说服的客户很容易会被说服，那些不通过的案子也相对容易被通过。”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阴天的原因。”她吞了口咖啡，唇角笑意轻松闲适，“阴天，抑郁多，我们的钱就多。瞧，这是多么完美的链条结合。”

连“哦”了好几声，卫陌然恍然大悟。

唇角现出微不可闻的笑意，喻言继续低头，其实她喜欢阴天是不错，但这并不是令她高兴的全部缘由。就在刚才说话的时候，她又在 MSN 上接到一个案子，刚才用手机计算器粗粗算了一下，大概可以赚两千多。

卫陌然不知道，在她兴致盎然说小三的时候，喻言在网上与某公司老总上演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戏码。尽管现在还没拿到钱，但是在敲定合作的刹那

间，她真的仿佛听到了钱砸下的声音。有点发闷，却显得如此悦耳。其实前天就与这老总的人见过面，那天还觉得他心存犹疑，对这样私底下交往的事情不敢相信。没想到只过了一天，便彻底想了个明白。

其实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自己做个案子，费心费力又费时间。对于这世界已然功成名就的业界精英而言，很多公司要求他们代理，冲的就是他们的名声。而盛名之下，说得再不好听些，就算是放个屁，也是比其他人香的。

当然，这屁，还是不能放得太没质量。如同喻言的屁，拿捏得就恰到好处。她仿佛真的在这个行业有天赋，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不乏精彩亮点的案子来，然后，署上某某著名策划师的名字，有时便是一值得推敲的成功案子，再运气些，还会被各大高校当做范本，美名远扬。

用两千的价格买她的劳动，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卖到其他公司几十万，这样的生意，究竟合不合算？

只要长着眼睛的，一看便知分晓。

而喻言和对方要做的，就是信誉问题。他们要绝对服从于对方的信誉，说得好听点，就是要做到精诚合作；说得难听点，对于喻言的要求就是要在看到别人拿自己案子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不心里别扭，而对方在拿到喻言案子说自己多么优秀优秀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

突破了这个心理界限，这就是典型的双赢。

也许有人要说喻言贪财，很好，她可以不贪财，前提是有人要把她每平方米超过三万的房贷还上；也许有人要说她势利，那也很好，她也可以不势利，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策划枪手”，那么多有名的策划师，岂不是要在职场上血尽而亡？

其实，论起喻言做私活的想法，还得追溯到刚入行的时候。那时她刚到上海，正在网上百无聊赖胡逛，突然接到一朋友的电话。那朋友已经在广告界很有名气，抱着话筒冲着她埋怨了两个小时，说自己多么苦、忙和累，有多少个分案挂在手里，就算是熬夜不眠，那也得做到后天早上。

喻言当时还没工作，听到他这样吆喝忙，只能隔靴搔痒地安慰几句。

然后便听这朋友又将埋怨上升到新的高度，说终于知道了，分身乏术是

什么滋味儿。

对，就是分身乏术这个词，让她有了新的职业观。喻言灵光一闪，当时就试探地问他，她试着帮他好不好？

其实当时没想到要钱，说实在话，只想学门实在手艺。可没想到，做完之后，那朋友当即给了她五百块钱。

那时候觉得欢天喜地，感觉这五百块钱很多，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现在才知道，这五百块只算是个鸡毛，他朋友拿它去做的价值，要比五万还多。

而且，所谓的忙到“分身乏术”，也只是一种虚无的标榜。有些有钱人很奇怪，仿佛一会儿不说自己“忙”，自己的价值观便体现不上去，自己便成了游民，一文不值。

那好吧，那她就用她的“闲”，去成就人家的“忙不可交”。

只是没想到，这个念头一旦萌生，她迄今已经实践了整整七个月。起初，她还不敢太放肆，这毕竟是私企最在意的“私活”问题啊，被老板逮到轻则罚款，重则拖出去辞退。可人的胆子是需要磨炼的，随着在业内知名度渐渐提高，胆子慢慢肥了，她由原来的一月接一个私活客户，上升到现在一个星期至少就要接一个。以一个客户收费一千计算，这也就意味着她一个月至少要额外进账四千块钱，加上她的工资，一个月要超过一万。

脑海正打着这样的如意小算盘，喻言耳边突然响起声音：“喻姐，您真厉害，您是不是就学这个专业的？”抬眸看去，卫陌然讨好的简直有些夸张，“我以前还不知道白骨精是什么意思，现在可知道了，像您这样又没结婚，又能干的人可真不多。您这么能耐，以后得找个什么样的老公啊……”

仿佛被刺痛了软处，喻言倏然抬头。

而卫陌然浑然不觉，依然在搅尽脑汁地巴结她的好处。“小卫。”终是忍不住，喻言看着她，“你想说什么？”

那双刚才和煦的眸子现在像是凝起了冰雪，瞬间便簇起寒冽之气，惊得卫陌然一怔，“我……”她看着她，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喻主管，我……”

将卫陌然的紧张收入眸中，喻言这才觉得自己的反应确实大了点，仅过了几秒，她便又低下头，语气如常，“我不是学这个的。”

“呃……”

“我是说，我不是学心理的，也不是学任何与心理学相关的专业。”再次抬起头，她唇角微扬仍有笑意，可眸中温度却渗着冰冷，“小卫，有些事情是后天学的，比如——少说话，多做事。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做这行的天分。”

卫陌然连应几声，抱起文件夹，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

伴随着她脚步声的渐行渐远，喻言心中仿佛鼓起了一团死火，不足以焚燃自己，但蒸腾起来的热气却让整个人都闷得发慌。她抓起文件夹，冲动之下刚想用力甩出去，可手只从半空中画了个弧，还是无力地垂下来。

如果这样甩出去，在这个公司，后一秒便会有她喻言情绪失控的传闻。眼看着下个星期就要竞聘，向来以理智冷静闻名的她，在这个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捉到她的丁点把柄。而她身旁有无数虎视眈眈的眼睛，喻言知道，只要她一有风吹草动，便有人积极将情况汇报到高层决策者耳朵里。

仿若这次的小三事件，如果不处理妥当，她便会是最难堪的那个。

可现在怎么办？想起那个声讨她沾染叶柏城的怪电话，又想起刚才卫陌然的八卦表情，喻言愈加心乱如麻。不管怎么说，眼看前方事业又要上一个台阶，此时如果后院失火，都是太得不偿失。

想来想去，喻言还是决定拿起手机，给叶柏城发出短信——看到速回电话，有事儿说。

CHAPTER 02

后院起火，丈夫“偷情”

原以为叶柏城会很快回复短信，没想到隔了许久，手机居然没有一点动静。

连下午的客户都觉察到她的不对劲，因为整个交流过程中，看似她在悉心倾听，手里却一直在紧紧攥着手机，神游天外。大概是平时掩饰得太好，喻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品味过这样的难熬。她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火上烘烤，而叶柏城的短信就是甘泉，他只要打几个字，便可以解救她于危难。

可是眼见三个客户都接待完毕，手机是静得逼人窒息，一点消息也没有。

好不容易熬到咨询结束，她抬头一看，又过了下班时间。大概是今天说了太多的话，嗓子就像是冒烟一样，轻轻一咽都涩涩的疼。喻言端起茶杯，刚想喝杯水润润喉咙，耳边突然响起震动的声音，低头一看，正是叶柏城的号码。

迅速走到门边，在查验门已锁好的同时，她用力按下接听键，“叶柏城。”

尽管告诉自己要冷静，可她的语气还是焦躁至极：“怎么现在才回消息？”

“是你规定的，上班期间不要给你发短信，打电话，甚至连QQ和E-mail都不行。”面对她的质疑，叶柏城还是往日那般气定神闲，“所以，我等到你下班，才敢给你打电话。”

“很好。”她暗自咬牙，“叶柏城，那今天晚上咱们见个面。”

“我没时间。”

“叶柏城！”耳边又响起那个追讨电话，喻言忍不住急起来，“没时间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没时间也得给我抽出时间！”

“喻言，你讲不讲理？”叶柏城也烦了，“我现在在江阴的分公司，你知不知道？明天还有一天的会要开，忙得连吃饭的空都没有。难不成今天就为了你心血来潮的见面，我就得抛下工作，大晚上的赶回上海和你鱼水交欢？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明天一大早再赶回来？”

“要你来就是要你来，叶柏城，你能不能别把事情想的那么下流和龌龊？”

“哦哦哦，原来还是我想好了。”他居然冷笑，“我还以为是因为上次没有满足我，你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周三要来个加餐。没想到我是自作多情，您另有事情安排。”

喻言发誓，以叶柏城这样的阴阳怪气，如果他现在在她面前，她一定会将手机狠砸到他脸上，顺便将他揍个生活不能自理。可考虑到周围环境，她还是用攥紧拳头的方式来控制自己，“15976……这是你认识的号码吧？”调出号码，喻言气得咬牙，“叶柏城，你瞧你做得好事情！人家打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

“159……”叶柏城念了遍电话号码，显然是复苏记忆了，一下子叫起来，“喻言，你听我说，我可没做对不住……”

很可惜，他的申诉没有成功。暴怒中的喻言没有给他说完的机会，便挂断了电话。

外面的雨似乎下得更大了些，啪啪坠在空调外机盒上，发出令人心焦的声响。扣了电话，喻言便从抽屉里摸出两根烟迅速点上。她狠狠吸了两口，